

南宋紀理宗

資治通鑑

新刊趙甲凡袁先生編纂古今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三十六

南宋紀 附元紀

理宗皇帝帝諱昀太祖十世孫榮王希瓚之子寧宗崩無嗣史彌遠矯詔立之在位四十年壽六十二崩○南

之立也在朝君子小人互為消長治亂相半時元滅金滅西夏威震海內雖使撥亂反正之才亦未決成敗況申才之主能保邦沒身幸也然始終崇尚理學亦賢矣哉

鑑乙酉寶慶元年金正大二年○夏乾定三年○元太祖二十年春正月詔舉賢良之士

潘王起兵
立潘王

鑑湖州人潘王起兵謀立濟王竑竑討平之初王與其從兄甫弟

丙以史彌遠廢立心懷不平乃聚眾陰遣人通李全謀挾濟王渡

江而立之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曰遣兵王等信之遂部分其

眾以待及期全兵不至王等懼事泄乃以其黨十餘人夜入城求

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王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

潘王既身被兵禍
受軍資庫金帛兵
非固執臣節始
終不從者矣知後
事不虞乃帥兵討
一放此綱目書法
以示不盡予之之

泣不從王等強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
 許諾王等偽爲李全榜揭於門數更彌遠廢立之罪且云今領精
 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聳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太湖在湖州府
 兆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於朝而帥州兵討
 王王變姓名走楚州甫內皆死元春至行在彌遠懼甚急召殿司
 將彭任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王至楚將渡淮爲小校明亮所獲
 送臨安斬之

鑑史彌遠殺濟王竑於湖州

彌遠忌竑謀殺之乃詐言竑有疾召於

州治以疾詔追貶爲巴陵郡公起居郎魏

魏翁餘部員外郎洪咨

夔相繼言竑之冤禮部直學士院真德秀入對因曰三綱五常者

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人

扶持宇宙之棟幹

此邪妄而禽犢矣國

我朝諸
根本王

貞德王
濟王之

主當
二帝王
師

而無此中夏而裔夷矣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胡
羯之難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臣或以爲家法最嚴或以
爲大綱甚正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
方所損非淺霄州之變霄音颯霄州郡各卽湖州府非濟邸本志前朝避匿之
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未灼然可攷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
秦邸謂秦王延美事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興滅繼
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可謂至矣德秀對曰陛下友愛之
心可謂無所不至但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仰承聖訓觀舜所
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大抵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爲師秦漢
以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爲法帝曰亦是一時倉卒德秀曰
此已往之咎願陛下益進德脩學以掩前失帝曰善

星起兵

為者

理宗不能

以

明非

蕭願之

論

西

章

發明凡書起兵予倡義也蓋茲當立而廢之則不當立而立之

所以明此之明之不叛而以正討賊焉耳此蓋彌遠讒忌之心勝乘

於兄弟理宗不能效叔齊之遜國而乃效唐太之殺兄

張時泰曰理宗豈可逃其責哉觀其答德秀之言則知其與彌

則並也豈止無葬而已哉合酬其功而友愛之益篤可也嗚呼

理宗體元正始之月而大本已失如此又唐太宗之不若也然

胡氏有曰宋之傳受最明而持壞自理宗亦非遡流而源之論

以臣觀之壞目杜后太祖太宗也豈持理宗茂其未流之弊則

理宗持甚焉者耳創業

之君不慎於始可乎

鑑德秀又之收人心畧曰太平興國中秦邸事作太師王溥等議

於朝堂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不可輕也康定慶

德秀言
人心四事

法左九棘孤卿太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又如淮蜀二閩

馬面三槐三公位焉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又如淮蜀二閩

之除皆出簽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

此收人心之一事也一段言刑政當與衆共議賞罰適乎則人莫得而議今有

功罪同而賞罰異者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

覆附之無心可使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此收人心之二事也言實

罰不可有私當乾淳間有位於朝以餽遺及門爲耻受任於外以苞苴

入都爲羞今熏樂成風恬不之怪果欲息天下之謗莫若反其物

罪其人則心迹暴白此收人心之三事也三段言世立公行治世宜反其物罪其人

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曩者以訛言之故藉言譏訶之令譏

訶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殺戮焉都城之民搖手相戒宜解密

網達下情此收人心之四事也四段言治世氣象欲其寬裕解密網達下情又言朝廷

敏銳之士多於老成

三臣未聞

聘石

之士敏銳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方富於經術雖嘗以耆艾褒傳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藩劉宰然則之三臣止加異數未聞聘召至於亮直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紀錄願處伯成簡於內詞置中行於經幄擢宓僑於言地

鑑二月賜鄂王岳飛謚忠穆

綱李全作亂焚楚州許國走死以徐晞稷爲制置使撫之鑑初國

代賈涉爲淮東制置使既至鎮痛抑之李全等犒賞十損八九及

全自青州來謁坐受其拜全怒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

吾何愛焉更折節爲禮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

曰吾折伏此虜矣全往青州遂與劉慶福作亂國被矢而走自縊

死亂兵悉害其家國之輶侮激變如此

李全折節
爲禮
許國折伏
此虜

綱五月李全襲彭義斌於息州義斌敗之鑑先是全牒義斌聽其
節制義斌大罵斬全使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全自青州攻東
平不克乃攻恩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走獲其馬二千劉慶福往
救又敗義斌以書遺沿江制置司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
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海以蹙之斷其南路此賊必擒賊平之後
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
州可復也盱眙四總管亦各遣使致書乞助討賊知楊州趙范亦
以爲言復以書力論之彌遠不聽恩州今東昌府恩縣連州
今安東縣海州屬淮安府

鑑六月加史彌遠太師封魏國公彌遠辭太師許之

鑑秋七月彭義斌狗真定嚴實以元師來戰義斌死之實復盡取

京東州縣史天澤擒義斌說之降義斌罵殺曰
我大宋臣義豈爲他臣屬邪遂死之

恢復之義
昭於日星

義斌保障
之功

九成正色
中興明道

宋以程
頤後得四

籍田令謝

衣

發明

義斌不過民間之忠義耳前書復東州州縣此書圖東平

執不屈而死忠何尚焉義斌甫沒京東
隨陷則義斌保障之功豈不益可見哉

丁南湖曰

死一也為賊所殺亦一也許國身任大臣乃走而死

不屈者丈夫之忠節是故
君子不可不擇其死也

綱竄大理寺評事胡夢昱於象州

今屬粵

綱夢昱上書言濟王不

當廢引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為證言甚切直

史彌遠諷御史李知孝劾之除名羈管而卒

綱贈張九成官爵

錄程頤後皇帝以九成正色立朝有中興明道

之功贈太師追封崇國公九成研思經學多所訓解然蚤與學佛

者游故議論多偏

尋又詔求程頤後得四世孫源以為籍田令

古者

天子親耕籍田至

漢文

帝初立籍田乃置

令也**綱**以梁成大為監察御史初成大以知縣

理宗在位其政
無足紀後人或許

其能推崇理學而

時因外政紀要於

此者多矣乃無一

聲節徒以虛名害

無實則亦烏足

博通況視喪贈已

注之程朱而不用

現在之直魏即所

以崇理學及與

公之好龍又以

秩滿待選詔事彌遠家幹者厲昕昕一日言真德秀當遂成大曰

某若八臺必能辦此遂擢為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共為彌

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由是名公賢士排斥殆

盡人目為三凶按宋史列傳先成大次知孝而莫澤附於知孝傳中此則三凶罪惡之次第矣嘗攷知孝目所不堪

者他目與成大同傳莫澤又論成大暴狼貪婪苟

賤無耻然則成大之惡又知孝莫澤之所俱乎

鑄罷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提舉萬壽宮尋祠祿亦罷貶權

工部侍郎魏了翁於靖州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為真小人魏

子翁乃偽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

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

有也德秀罷歸浦城脩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

用我者執此而往可也

此舉大快

公論

了翁著九

經要義

人君為治

之門

發明是時史彌遠之元惡主於內梁成大之羣邪附於外了翁

君不能察其是否而真偽自是

于南湖曰公猶祖父也二公猶子孫也理宗於諸公則追崇之

於二公則貶黜之是猶敬其祖父而罪其子孫彼追崇之典不亦虛文也邪

鑑丙戌二年金正大二年○夏王晚元春正月贈全州教授陸九

齡舒州通判沈煥官諡九齡撫州金谿人幼穎悟端重莊周謹不

肯苟簡涉獵舉進士調興國教授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人心

震懾或請九齡主義社以備寇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

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聞之長則伍兩之率也土而耻

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有法郡縣倚以為重暇

則與鄉人之子弟習射自是國勇子之可也及至興國不以職間

士義能以備寇

縣倚以

重

是固男子之事

以天下學校人才為念

念

張栻期以任道之重

張栻數語出綱目

九齡

之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

九齡志天

據實

閨門肅若

朝廷

九齡和而不同

學著張為

一陸

叔晦不子

愧

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人眾勸緩引翼士類興起改全州未

上得疾與客對語猶以天下學校人材為念整襟正卧而卒張栻

嘗與講學期以任道之重呂祖謙嘗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

命焉歲選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內庖爨賓客之事各有

主者闔門百口男女各居其職閨門之內肅若朝廷而忠敬樂易

鄉人化之皆遜弟焉與弟九淵為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為二陸

至是贈朝奉郎直秘閣諡文達

鑑沈煥慶元定海人從學於九齡閒居雖病猶不廢書倦倦以善

類凋喪為憂周必大嘗曰某立朝時不能推揚賢善子愧叔晦益

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煥人品高明不苟自恕嘗曰書觀諸妻子

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煥人品高明不苟自恕嘗曰書觀諸妻子

兩者無愧
可也

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後終於舒州通判至是贈直

文華閣論端憲

佳無美境

舒璘奉化人煥友也刻苦磨厲改過遷善從張栻陸九淵游及

擬宋錄呂

聞朱熹呂祖謙誨學於婺徙步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做牀疎庸

祖謙張栻

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為美境樂於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

陸九淵後
子孫謝表

叔晦若啟迺後進則璘不敢多讓仕終宣州通判卒至是特諡文

靖

天地何窮

錄張九成呂祖謙張栻陸九淵子孫授官有差九淵生而穎異

際止巽富

年三四歲問其父賀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

見

字山內事

寢食及總角輒止巽當見見者敬之他日讀書至四方上下曰宇

乃七分內

往古來今日宙忽大省悟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

聖人心同
理同

學者本無
欠闕

六經皆我
註脚

湖論辨

宇宙內事也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南
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
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及登進士第至臨安士爭從之
游言論感激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
或志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
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爲人後以將作監承奉祠還鄉學
者稱爲象山先生九淵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
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
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其著書九
淵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及知荆門軍政行令脩民俗爲變
一日謂家人曰吾將死矣乃沐浴更衣端坐而逝諡曰文安初九

淵與朱熹會於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朱熹守南康九淵訪之
熹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
者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
書往來論辨不置焉次兄曰九韶者學問淵粹隱居山中晝之所
行夜必書之人稱爲梭山先生九淵之門人其最著者曰袁燮楊
簡舒璘沈煥燮慶元鄞人端粹專靜慨然以名節自許嘗爲國子
祭酒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已忠信篤實是爲道本聞者爽然
有得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兢以守之則與天地
相似學者稱爲潔齋先生篤學力行爲政設施皆可爲後世法所
著禮書行於時

發明

理宗崇信姦邪貶黜正士無可言者獨表先哲一事差
強人意故特揭而書之所以不沒其善也見君子之心樂

與人爲善矣

邱文莊曰

九淵之學與朱熹異喜嘗言曰近世乃有假佛釋之

二言孔孟
傳

九淵也厥後元儒吳澄又謂熹道問學功多九淵尊德性功多嗟乎熹豈偏廢之學哉熹之學專主程顥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言蓋孔孟正傳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九淵則以讀書窮理者爲意見而注心於茫無不可執着之地以求其所謂自悟者誠如所言則孔子之博學於文顏子之博我以文子思言博學而繼以問思辯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皆可廢而惟從事於約禮篤行以爲學可乎哉九淵之學淪於禪而不自知吳澄以生同地而爲之回護亦猶九淵之於荆舒也其流弊至於今而猶未已吁可慨也夫

王陽明曰

宋周程二子進尋孔顏之樂而有無極太極定之以

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統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開闢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有同異而遂詆以爲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要其歸極不可以爲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如是乃所以爲禪

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顧一昌羣和勦說雷同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

鑑三月元圍李全於青州全比剽山東南仰宋糧且挾元以疑元

元築長圍夜布狗砦全糧援路絕兄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間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日數十萬勁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則城久陷不如兄歸於是全留青福還楚

鑑六月以孔子後萬春襲封衍聖公

鑑八月追降巴陵郡公竑為縣公從李知孝之請也

綱衛涇卒涇諡文節蘇州昆山人以狀元及第歷仕孝光寧三朝凡四十餘年忠言直行終始不渝所著有後樂集

綱十一月盱眙忠義夏全作亂逐制置副使劉瑋以衆降金先是

圖功臣於崇德閣問宋圖功臣像於昭制使欲圖李全也**鑑圖功臣像於昭勲崇德閣**

邱文莊曰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曹瑋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昌